

【语言学研究】

术语的语用化机制初探

殷健^{1,2}

(1. 南京邮电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摘要:普通词汇和术语既有共性也存在差异。得益于词汇研究从聚焦语义到同时关注其语用化的方法论启示,结合术语的特殊性尝试提出了术语的语用化机制。术语的语用化机制可以解释术语在篇章中的实际表现,尤其是术语变异现象。术语的变异多由交际因素所触发,从而引起术语概念义的变化并导致术语语符形式的变化。术语的变异既表现为在单语篇章中的变异,也表现为跨语翻译后的变异。术语的语用化机制为现代术语学描写性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词汇;语用化;词汇语用学;术语;术语变异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章编号:1673-5420(2017)04-0095-09

引言

信息社会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日常话语中术语的大量使用,无论是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日常交际中。作为人类知识的结晶,术语是表达或限定特定学科中专业概念的约定性语言符号^[1]。术语学是对术语进行系统研究的学科,它的研究方式已从创立之初的规定性、封闭性和静态逐步发展为重视语境的描写性、开放性和动态性研究。事实上,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有学者对传统术语学的理论原则和研究方法提出了挑战。例如,泰莫曼(Temmerman)对传统术语学的五大原则提出了质疑,认为现代术语学应该拓宽研究范围,将术语使用中的认知、交际、语言等因素纳入考察视野,关注术语在自然语言中的实际使用^{[2]222-230}。卡比拉(Cabre)提出了“门的理论”,认为术语是语言符号、概念认知及交际语境的三位一体。对术语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门”进入,而其中语言之“门”关涉在特定语境中术语语符的各类变异^[3]。泰莫曼和卡比拉是现代术语学描写转向的积极倡导者,二人的主要贡献在于开风气之先,引导研究者关注作为言语的术语在自然语言中的实际表现。孙寰是国内学者中较为系统地研究术语语用变异的学者,她对术语的各

收稿日期:2017-07-10 本刊网址:<http://nysk.njupt.edu.cn>

作者简介:殷健,南京邮电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术语翻译。

基金项目:南京邮电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艺术学术语翻译研究的认知语义学途径”(NYS214012)

类功能变异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4]236-271},但是其研究主要以描写为主,未充分解释术语发生变异的深层原因。与此同时,随着现代词汇学研究的深入,词汇语用学成为该领域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有关学者如冉永平等对语用松弛、语用扩充及语用收缩等词汇语用策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思考^[5]。但从现有的文献来看,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限于普通词汇,尚无学者从语用化的理论视角对术语的各类语用现象进行考察。

以此为研究背景,本文首先阐述了普通词汇和术语在功能与属性、结构与要素方面的共性与差异。其次,受普通词汇语用化研究的方法论启示,笔者尝试将词汇语用化现象的观察视野延伸到术语,认为在特定的语境中,术语同样存在语用化现象。最后,基于术语的特性,笔者尝试提出了术语的语用化机制,以便更好地解释术语在篇章中的各类语用化表现。

一、普通词汇与术语:共性与差异

术语是词汇的一种,位于词汇系统的边疆地带。由于人类语言的使用遵循经济性原则,普通词汇与术语并非自成体系完全区分而是相互交融,部分普通词汇在特定的语境和篇章中承担术语的功能。普通词汇和术语在实际运用中存在互动,即术语的俗化及普通词汇的术语化。基于以上实际情况,术语和普通词汇之间既有共性同时也存在差异性。

(一)功能与属性

从整体主义的视角对普通词汇和术语的功能与属性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二者的区别。这种区别从历史上存在的两种语言观可见端倪。一方以莱布尼兹(Leibnitz)、罗素(Russell)、弗雷格(Frege)和培根(Bacon)为代表,他们主张创立一种理想的人工语言,以此区别于日常语言,来进行科学、精密的逻辑分析和思想阐述,而术语是这种人工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以海德格尔(Heidegger)和伽达默尔(Gadamer)为代表,他们认为语言一旦被数字化、逻辑化和形式化,就成了单义的、机械的符号系统,这会导致语言的死亡。日常语言完全可以表达精确而丰富的思想。在这样的语言观指导下,人们不会刻意去强调术语与普通词汇的区别。可见,在一般情况下,人们普遍认为术语主要强于精确而富有逻辑的思想表达,而日常语言相对而言则缺乏这种优势。

语言学界对术语与普通词汇关系的看法存在争议,将二者对立者有之,将二者完全等同者亦有之。学者的阐述逻辑多是进行属性分析:术语具有诸多属性,如系统性、单义性、理据性等。认为术语区别于普通词汇者极力突出术语的此类属性并认为它们为术语所独有,与之观点对立者则认为普通词汇亦具有上述各类属性。此类纷争,现阶段虽有所缓和,但仍未达成共识。

本文无意纠缠于此类基础理论问题,但从以上介绍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术语与普通词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人类语言遵循经济原则,若非承担不同的功能,则没有必要存在两类完全相同的语言形式,作为语言要素的词汇也一样。

(二)结构与要素

基于分析主义的视角,可以将普通词汇和术语看作由不同要素组成的某种三角结构或三位一体结构。普通词汇和术语都是语言的基本单位,二者的构成均包括三个要素:形式结构、内容

结构(即语义结构)和功能结构,具体而言,普通词汇的构成要素包括语符、交际、语议;而术语的构成要素包括语符、交际和概念。

可以看出,普通词汇和术语在构成要素上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词义与概念的区分。下文拟就此二者进行对比,揭示单个普通词汇与术语及作为集群的词群和术语集的区别。

所谓词义,即词汇的意义。然而对于何为“意义”,至今尚无定论。语言哲学及语义学(包括词汇语义学)对此的观点有历时的演变。关于意义,众说纷纭,观点林立:有学者主张意义是对事物的指称,外界客体与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即为意义;有学者提出意义是人脑中的思想和概念;意义是一种行为,是言语交际引发的人的行动;意义存在于语言的使用中,意义受语境的影响;意义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体现出主体间性,等等^{[6]16}。然而,纵观历史上的各类意义观,它们之间往往会出现一种前后相继、互为补充的关系。同时,人们对意义的理解,其基本的轨迹是从对外物的指称到语言的实际使用,从注重逻辑真值到注重语境的影响,从关注个体的心理概念到侧重语言使用者的主体间性。人们对语言意义的理解越来越侧重语用要素,即上表中的“交际”要素。这也是目前词汇语用学研究开展得如火如荼的原因,亦是本文拟探讨术语语用机制的动因之一。

关于单个术语的语义,即该术语的概念义,它既具有作为词汇的普遍性,同时具有作为术语的特殊性。术语的概念义是经过约定俗成并加以人为规范化甚至标准化的。就构成要素而言,术语是语符、概念和客体构成的特殊的语义三角。三个要素的关系是:概念与客体是概念化过程,概念是对客体属性的反映;概念与术语是术语化过程,术语是对概念的指称;术语与客体是标记化过程,术语是对客体的称名。

一种语言的词汇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而术语是其中最严密的子系统,它是严谨表达专业概念和知识体系的保证。在日常交际中,普通词汇和术语均以集群的形式存在,即词群和术语集,二者都是由具有某些共性的个体组成的集合。就词群而言,结构主义语言学主张它们以语义场的形式存在,场内的词汇之间存在某些结构要素的差异。认知语言学提出原型范畴理论,认为范畴成员具有家族相似性,同时存在中心成员和边缘成员的区分。

系统性是术语的基本属性,一个系统的术语形成一个术语集。根据术语的系统性要求,特定领域的各个术语,必须处于一个层次结构明确的系统之中,其内部存在诸如属种、对立、平行等关系。最能体现术语系统性的是知识本体,尤其是形式化的语言或术语知识本体。其中语言知识本体常常表现为一个词表,并要描述概念和术语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如果把每一个知识领域抽象成一个概念体系,然后采用一个词表来表示这个概念体系,在这个词表中,需要明确地描述词的涵义、词与词之间的关系等,并在该领域的专家之间达成共识,使得大家共享这个词表,那么,这个词表就构成了该领域的一个语言知识本体^{[1]160}。

综上所述,术语与普通词汇的主要区别在于其语义要素,即普通词汇的词义与术语的概念意义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和存在方式,不仅仅是作为个体的词汇和术语,也包括词群和术语系统。目前对词汇意义的研究有向语用维度延伸的趋势,词汇语用学已经成为词汇研究新的理论增长点。下文拟结合术语的特殊性,探讨术语在实际使用中的语用化问题。

二、词汇语用学:从语义到语用的启示

人们对词汇意义的理解在不断变化,这种语言研究观的嬗变对术语研究范式的转变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本节将阐述词汇语用学生发的语言哲学基础及词汇语用学的现象表征,并探讨词汇语用新理念与词汇语用化在方法论上的互通性。

(一) 词汇语用学生发的语言哲学基础

对语义的研究首先始于语言哲学,后者将对意义的探讨作为重点,即哲学语义学。就研究内容而言,主要探讨如下问题:什么是意义?意义何以可能并如何实现?意义有哪些种类?现代意义上的语义学对意义的理解和研究侧重经历了历时的变化,呈现出范式的更迭。以词汇语义学为例,历史语文语义学侧重语义的变化,而20世纪30年代发展起来的结构主义语义学遵循索绪尔提出的语言研究准则,摒弃了历史语文语义学的微观研究方法,主张从系统的视角研究语言,认为在语义分析时应该把意义之间的关系置于更大的系统中考察,其代表性理论模式有语义场理论、成分分析法等^[7]。之后的生成语义学和认知语义学开始把语义同人的认知联系起来。所不同的是,前者力图把语义形式化,更加重视意义的形式,而后者将语言意义和百科知识融入统一的理论体系,坚持体验观、百科观和语境观,采取倾向于用法的研究方法。可以看出,前期的语义学研究侧重语言的编码意义、静态意义和词典释义,而认知语义学已经开始将语境纳入意义的考量范围,只不过该语境还是一个预设的静态语境。而将动态的广义语境(文本语境、情境语境、社会语境和认知语境)纳入意义考量视野则是语用学的贡献。

语用学是语言学中以语境为依托、以语言的动态意义为研究对象的新兴学科。从广义上讲,语用学探讨特定语境中语言的使用和理解。语言交流是动态的表达与理解过程。语用学研究语言的表达及其功能,包括其中涉及的话语选择、策略选择、说话人希冀的言外之力及交际功能,即特定语境下的言语意义^{[5]344}。同时,语用学强调语言理解,特别是交际中的隐含信息的语用推导。语用学区别于语义学的核心关键词是语境。该语境不是一个已经预先设定好了的静态体系,而是一个动态的复合体,包括上下文语境、情境语境、社会语境和认知语境。当前的语用学研究尤其注重认知语境,因为认知要素是将语言表达和外部环境联系起来的桥梁。

可以看出,从语义学到语用学的发展代表了当代语言研究重点的转移:从具有规定性的、脱离特定语境的语言研究转向语言的语境化研究。这种语用化的趋势拓宽了语言考察的范围,有利于全面、深入地分析语言交际的动态过程。

(二) 词汇语用的现象表征

前文谈到,词汇语义学在偏离语境因素的条件下进行原型词义的研究。然而在实际的交际中,受制于特定的语境,词汇的交际意义并非总是其原型意义。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随着语境的变化,原型意义往往只是参照,词汇的具体交际意义还需要结合背景信息来理解。换句话说,词义的理解从词汇的原型意义开始,随着语境的变化,词汇的交际意义并非固定不变,需要交际主体付出一定的认知努力。这是一个主体认知参与下的语用化过程^{[5]346}。

词汇语用学(lexical pragmatics)是20世纪末在国外语言学研究中兴起的一个研究领域,主

要关注语言使用中词汇信息的语用处理^[8]。言语交际用法可以大致分为刻意(literalness)和非刻意(non-literalness)用法两种。所谓刻意用法,指在交际中,说话者意图传递词语的编码意义或词典释义,听话者也接收等量的字面信息,该信息具有真与假、正确与错误的二元区分。而所谓非刻意用法,指在交际中,说话人和听话人不刻意追求词汇的原型意义或词典释义,而是根据具体的语境,提供或接收接近或超出原型语义的范围、等级和程度的所指^{[5]345}。非刻意用法表达词汇的模糊和近似含义,反映了语言使用的松散性,即语用松散。

真实的交际过程需要主体付出认知努力,需要根据语境条件对接收到的话语进行不同程度的语用加工,即语用充实(pragmatic enrichment),包括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词义的语用收缩指交际中词汇的编码意义或词典释义比在特定语境中真实所指的范围和含义有所缩小,其缩小的实际情况或许是语义范围从大到小,从泛指到特指,从上位义到下位义,或者依据语境从词汇的多种含义中确定某一精确含义。和语用收缩相反,语用扩充是词义在原型意义的基础上趋向延伸或者弱化,最典型的是词语的近似用法和喻式用法^[9]。

(三) 词汇语用学对术语研究的方法论启示

上述从语义学到语用学,以及更加具体的从词汇语义学到词汇语用学的演进,对于下文要阐述的术语及术语翻译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去语境化的语言研究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可以帮助研究者专注于语言内部结构,学科发展的普遍路径之一往往就是先致力于研究对象的核心元素,在此基础上再把研究视野加以延伸,关注研究对象所在的环境,或者进行跨学科研究。然而,具体到词义研究,仅仅关注原型意义、编码意义或词典释义远远不能满足真实有效交际的要求,一切语言交流必然涉及语境要素。词汇的原型意义在特定的语境影响下,在实际篇章中往往会出现语用松散,而读者或者听者则需要根据语境,进行认知处理,在原型意义的基础上进行语用充实。

术语不是与普通词汇毫无关系的特殊的词,而只是用于特殊功能的词汇^[10]。词汇语用研究新理念对于术语研究(包括术语翻译研究)具有方法论上的启示。一个术语是符号形式与概念语义的结合体,随着专业知识的发展变化、人们认知的不断深化及术语出现的语境变换,术语的使用会面临一个矛盾:“不变的术语表达形式要符合不断变化的意义系统。”^{[4]54}我们要想理解、解释、化解这一矛盾需要寻求语言学(词汇语用学)的帮助。术语变异及跨语多译名对应问题的研究需要从词汇语用学寻找机制分析的方法论。

在词汇语用现象的启发下,下文拟探讨作为特殊词汇的术语在实际篇章中是否存在语用化现象,其语用化具有何种特殊形式和受制因素,以及特殊的语用化对于术语的使用存在何种影响。

三、术语的语用化机制

术语的语用化即术语在实际使用中发生的语言符号形式、概念意义及交际功能上的变异,这种变异是相对于被标准化或规范化的术语即语言术语而言的^{[4]144},而术语的语用化机制则是驱动这种变异的各类语境因素及其作用方式。结合术语的特殊性,本节将尝试回答如下几个问题:何为术语语用变体(term variant)?术语的语用变体有哪些形式?术语语用化背后的驱动原因是什么?

而在回答这些问题并构建术语语用化机制之前,需要梳理相关现代术语学等相关理论,提取和整合相关概念,具体涉及术语语义三角、术语语用三角等。

(一)传统术语学视角下的术语语义三角

由弗雷格(Frege)和奥格登(Ogden)提出并传播的“语义三角”从客观事物、思维概念和词语三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定义语言的意义。该模型适用于普通词汇。上文已经阐述,术语具有不同于普通词汇的特性,术语语义三角涉及专业事物、概念和语符三者之间的关系。术语与普通词汇的主要区别在于概念,即术语的概念义是经过人为的规范化甚至标准化的,术语更加接近一种人工语言符号。理想化的术语应该具有单义性(vocality)的特征,即一个术语指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只用一个术语加以表征,术语、概念和客体之间的关系如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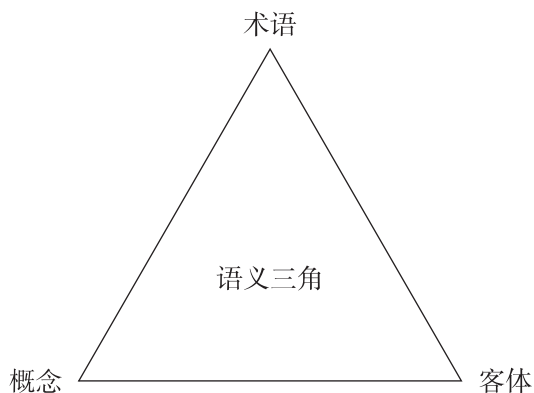


图1 传统术语学视角下的术语语义三角

传统术语学囿于语言观的局限及进行术语标准化的现实需要,术语三角中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被赋予简单化和规定性的解释。世界被局限于具体的事物,术语被认为仅仅具有称名的功能,而概念则被认为来自社会全体成员均认可的对事物的分类和理解。关于三个要素之间的关系,传统术语学持有如下的观点:世界和术语的关系是,世界是客观给定的,可以用术语准确命名;世界和概念的关系是,人脑具有概念化等能力,世界可以被清晰认识;术语和概念的关系是,在用术语表征概念的过程中,语言的创造性和主体性被忽视。

术语学诞生于人类进行清晰的专业交流的现实需要。早期的术语学家如维斯特等多为工程师,在他们的工作领域,术语的有效运用毫无疑问促进了学科的发展及专家群体之间的交流。对于某些纯自然科学领域的术语而言,其内涵和外延往往是可以清晰界定的,即符合术语的单义性(univocality)要求,但并不适用于所有的术语,尤其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二)术语的语用三角及语用化机制

索绪尔所开创的现代语言学将语言视为系统,意义存在于系统内各单位之间的差异。这是一种脱离语境的语言研究方法。事实证明,语言的使用一定是发生在具体的语境之中的,脱离语境的语言交际是不存在的。自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始,到弗斯(Firth)、韩礼德(Halliday)等,语境被置于语言研究的重要位置,对语境内涵的认识也不断拓展和深化。概言之,目前比较有共识的看法是:语境包括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社会文化语境和认知语境。前三者是外在于语言使用者的客观环境,而认知涉及语言使用者的内在心理,它在语言和上下文语境、情景语境

和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搭建桥梁。

如上一节所述,词汇语用学是近年来语用学及词汇学研究的热点。词汇语用学研究最初可以追溯到1978年McCawley的相关著述,但是比较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11]5}。迄今为止,主要的研究课题包括:形容词语用属性的研究、语用畸形的研究、词汇阻遏现象的研究、词缀语用属性的研究、词汇意义理解的研究。国内学者如冉永平等对词汇语用现象进行了一定的探讨,主要涉及词汇的语用松散、语用充实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等^{[5][8-9]}。与此同时,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还存在诸多不足,其中之一是研究面不够宽广。陈新仁认为在词汇语用学框架内可以探讨的子领域包括:词汇语义学与语用学的界面问题、词汇变化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构词法与语用学之间的关系、词汇语用学的应用价值(如对翻译、词典编纂等的启示)等^{[11]6}。以上学者的研究及陈新仁所勾勒的词汇语用学子领域主要是针对普通词汇而言的。术语作为特殊词汇虽然具有普通词汇所不具有的特性,但亦是词汇的一种,必然具有普通词汇的某些属性。普通词汇语用学研究所涉及的词汇变化、词汇语用化、构词法变化等对术语本体研究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术语学研究自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一直遵循维斯特(Wuster)所开创的传统,致力于对术语提出种种要求,这是一种规定性的去语境化的术语研究范式,如上文所述的术语语义三角,这种理想化的术语模型与术语在实际篇章中的表现是不相符的。正如普通词汇的研究经历了从注重原型语义到语境语用,现代术语学已经呈现出描写化的趋势。人们不再对术语提出种种要求,而是允许术语在实际运用中出现各类语用化现象,术语使用中的变异现象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术语语用三角正是这样一种研究范式转向的体现。在术语语用三角模型中,交际、概念、语符构成三位一体的关系。其中,交际涉及各类语境要素,概念则动态地表现为语用收缩和语用扩充并带来概念义的变化,语符则体现为文本中的各类术语变异现象。换言之,交际语境的变化引起概念义素的调整,并最终体现在语符形式上,术语的变异由此产生。交际、概念和语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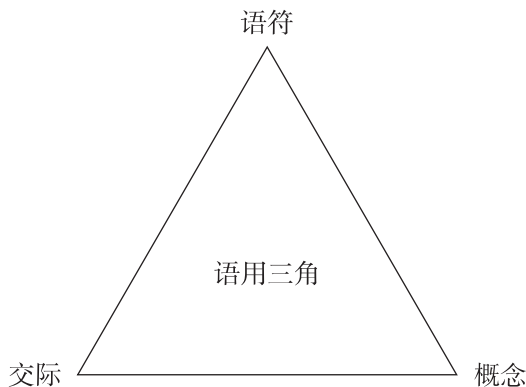


图2 现代术语学视角下的术语语用三角

基于上述相关理论和概念,笔者尝试提出如下术语的语用化机制模型,意在参照词汇语用学的研究导向,解释在实际篇章中的术语语用化和术语变异现象,并回答上文提出的几个问题。

图3(见下页)勾勒了术语的语用化机制。术语被置于语境之中,从而引发术语的语用化并体现在术语在篇章中的变异上。参考相关语境理论并结合术语的特殊性,此类术语的交际语境包括四个因素:文本语境(主要是体裁)、情境语境(交际情景,如专家-专家、专家-非专家、非专家-非专

家等)、社会文化语境(意识形态、跨文化交际或传播)、认知语境(知识和概念系统)。如图3所示,术语交际环境的变化引起概念义的相应变化,具体分为语用收缩、语用扩充等,而此种概念义的变化会引起语符的变化,导致术语变异现象(term variation)的产生,在篇章中出现各类术语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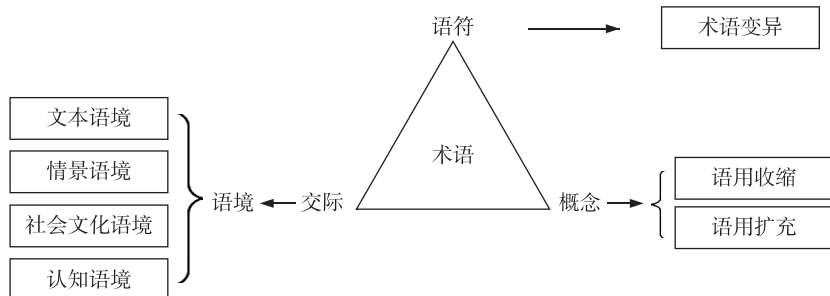


图3 术语的语用化机制

凯瑞曼(Kerremans)分析了以生物多样性(biodiversity)为主题的英语文本中的术语变异现象^[12]。他赞同使用“理解单位”(unit of understanding, 或 UoU)这个概念作为术语变异分析的起点。在具体文本中一个理解单位可以体现为不同的术语语符形式,它们具有共同的指称对象并形成术语链,该术语链是文本中相同理解单位的不同术语表达形式。以理解单位“NON-NATIVE-INVASIVE-SPECIES”为例,在英语文本中使用“invasive alien species”“invasive species”“IS”“new arrivals”“invader”等具体形式。从写作的角度,这种指称方式的多样化既避免了重复的表达,也有助于文本的衔接。

上例是单语文本中术语的语用化现象。术语翻译是术语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术语翻译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跨语转换,它所涉及的文化传播问题也不容忽视^{[13]1-2}。实际上,术语在跨语翻译之后,同样会存在语用化的变异现象。再以英语术语“Alzheimer’s Disease”为例,该术语在汉语中有“老年痴呆症”“耄耋综合征”“阿尔茨海默症”等多个对应术语。笔者使用谷歌搜索引擎进行检索,上述三个中文术语分别检索到72 500,14和5 230个结果。另外,在百度上分别检索到7 590 000,77 200和432 000个结果。两个搜索引擎虽然提供的具体搜索结果数字不同,但是有共同的排序:“老年痴呆症”使用最多,其次为“阿耳茨海默症”,使用对应术语“耄耋综合征”的最少。采用哪个对应术语取决于各个语境因素,对这三个对应术语的使用也体现出文本作者鲜明的语用倾向性。术语语符层面的选择,受到文化、认知等交际层面的语境因素的影响,导致对术语概念义的语用调整,最终最切合语境的术语或术语变体被选择出来。就这个例子来说,语用化机制的引入有其优势: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谈论译名孰优孰劣的问题,从描写性视角描述了术语跨语使用的客观情况。因为所用语境不同,在不妨碍人们日常交流的情况下,一个术语是允许存在多个跨语译名的,这就是术语使用的日常现实。

四、结语

本文基于现代术语学以及词汇语用学的研究背景,阐述了术语和普通词汇的共性与差异。

借鉴词汇语用学发生的语言哲学基础,词汇语用学的现象表征,以及词汇语用学对术语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尝试提出了术语的语用化机制。术语的语用化机制可以较好地解释在单语文本及跨语翻译中的术语变异现象。这为现代术语学的描写性研究提供了另一个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 [1] 冯志伟. 现代术语学引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 TEMMERMAN R. Towards new ways of terminology description, the sociocognitive approach[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0.
- [3] CABRE M T. Theories of terminology, their description, prescription and explanation[J]. Terminology, 2003(9): 163 - 199.
- [4] 孙寰. 术语的功能与术语在使用中的变异性[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5] 冉永平. 词汇语用学及语用充实[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5): 343 - 350.
- [6] 王寅. 语义理论与语言教学[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 [7] 杨彬. 《词汇语义学理论》评介[J]. 山东外语教学, 2011(4): 108 - 112.
- [8] 冉永平. 论词汇信息的松散性及其语用充实[J]. 外语研究, 2008(1): 1 - 9.
- [9] 冉永平. 词汇语用信息的临时性及语境构建[J]. 外语教学, 2008(6): 1 - 6.
- [10] 孙寰. 术语的变异问题[J]. 外语学刊, 2011(3): 54 - 57.
- [11] 陈新仁. 国外词汇语用学研究述评[J]. 外语研究, 2005(5): 5 - 9.
- [12] KERREMAN K.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erminology variation in specialized translation[G]//HEINE C, ENGBERG J. Reconceptualizing LSP. Aarhus: Aarhus University Press, 2009: 1 - 14.
- [13] 魏向清, 赵连振. 术语翻译研究导引[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楼启炜)

A tentative study on the prag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erminology

YIN Jian^{1,2}

(1.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Both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exist between general words and terminology. Inspired by the shift of the research focus from encoded meaning to covering both encoded meaning and pragmatic meaning in lexical studies, the prag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rminology is proposed, which can explain the various performances of terminology in texts, especially the phenomenon of terminological variation. Terminological variation is generally triggered by communication and context factors, which in turn give rise to the concept change and finally lead to the change of term structure. Terminological variation occurs in both monolingual texts and cross-lingual cases in which terminology translation is conducted. The prag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of terminology offers a new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for the descriptive study of modern terminology.

Key words: lexis; pragmaticalization; lexical pragmatics; terminology; terminological variation